

遇见白塔

袁志英



亲还在生气。

生气就生气。大不了，我不说话了。

就这样，我和母亲僵持了整整六天。事情还没有完。

假期结束的第一堂课，班主任说须交十元钱买复习资料。可母亲连两元钱都舍不得，如今又来个十元，岂不是要她的命。气不打一处来，看来这书我没法念了。不等下课，我直接上宿舍拎起铺盖就回了家。

母亲见我气呼呼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只吩咐道，今天要割几背篋猪草，明天要打完哪几块田的油菜籽，后天还要收几亩地的麦子，大后天……

末了，撂下一句，干不完别想吃饭。干就干。我就不信，我好手好脚还做不了这点事。

头天割草还行，尽管我害怕得不得了。只吩咐道，今天要割几背篋猪草，明天要打完哪几块田的油菜籽，后天还要收几亩地的麦子，大后天……

哪承想，第二天打菜籽，因为之前没有干过体力活，又不得法，还没打几粒菜籽，几个手指就被连枷磨破了皮。

血到，第三天，不但手掌磨出了好几个血泡，指尖露出的也全是鲜红鲜红的肉。稍一触碰，钻心的疼。

我看着自己面目全非的手，忍不住想：真就这样放弃上学？就这样过一辈子？那我以后，就只能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妇女。那些可怕的“长虫”“短虫”，也将伴随我一生。

都说十指连心。越想，心就越痛；越想，越觉得不甘。我不敢再想，也没力气想。一屁股坐在田坎上，又哭。

可是哭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干完该干的活。

第四天逢集，母亲照例给我安排好活路，然后去了集镇。

那天赶集，她回来得比任何一次都晚。进屋就递给我一张字条。

拿去。你陶老师在街上碰到我，让带给你的。

展开字条，上面写着：袁志英同学，你那么聪明，不读书可惜了。在农村，你顶多当个养鸡养猪的专业户，但是读书就不一样了。你是个有

梦想的人，快回学校来吧。落款是班主任陶之美。

陶老师说，你要是还想读书就马上回学校去。母亲一边扒冷饭，一边数了十元钱递给我。

接过钱的那一刻，我没作他想，只想陶老师对我太好，比我母亲还好。哪天我要是出息了，一定好生答谢陶老师。

奇怪的是，我伤痕累累的手，在重新捧起书手握起笔的那一瞬间，竟一点都不痛了。在我心里，不再是老师像妈妈，而是老师赛过妈妈。白塔，从此成了横亘在我与母亲之间的一个障碍。

白塔到底什么样，我没敢问同学，怕他们看不起我，只一门心思读书。

还好，那年中考，我以超过中师录取线三十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面试过后，就等着拿录取通知书。

时间来到八月底，身边陆续传来谁谁谁已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好消息。而一致认为我这个会最先拿到通知书的人，却一直没有动静。

那些年，乡邮所要逢集才开门。八月三十日，是当月最后一次逢集。如果这一天再没有消息，我想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想法就基本无望。

那天，我要晒谷子，不能同母亲一起去赶集，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为了不让村里人看笑话，和母亲商定：待她回来时，我问花椒麻不麻？若有通知书，母亲就说麻；反之，就不说麻。

从来没有觉得时间是如此难熬。整个上午，我在屋子里是那样坐立不安，干脆把晒场上的谷子不停地翻来覆去。我敢肯定，我家历年来的谷子从来没有像今天晒得这样透。

终于，母亲单薄的身影在对面山坡上出现。我用尽平生力气喊道：妈，花椒麻不麻？

麻得很哦！母亲的声音悠悠传来。我丢下手里的谷耙，撒开腿朝母亲奔去。耳旁，有眼泪在随风飞。

小心拆开江油幼师寄来的信，看见那份渴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看见顶端写着一个个大的字：统。这个字，意味着我不但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学校，且每月还可以享受国家的补贴。

一纸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我的命运，还改变了母亲对我的态度。当天下午，本来还要下田去收稻子的，母亲没再让我去。只说太阳下山时，把晒场上的谷子收了就行。

倔强的我丝毫没有觉得母亲是在奖励我。反倒认为，三年后我就有了铁饭碗，吃商品粮——那年月，能吃上商品粮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母亲应该是在讨好我。我才不需要这样的讨好，这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再说离报到也没几天了，我仍然下田干活。

九月六日，我终于离开家，离开眉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刚到江油时，难掩自己可以离开母亲、不用再干体力活的兴奋。可时间一长，兴奋劲一过，我竟开始想家，想往事。可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我这个一向听话的孩子，为什

么偏偏在那件小事上忤逆了母亲？

直到上幼师的第二年，接触到《心理学》，才知年少时光都有个专用名词，叫青春期。与之对应的，是另一个词，叫叛逆。

在读幼师期间，我想学的东西很多，尤其对电脑着迷。可学一个办公自动化，要交六百五十元。六百五十元，对当时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我在写家信的时候无意透露了这件事，没多久，居然收到一张汇款单，不多不少，刚好六百五十元。

我真不知，为何母亲现在舍得给六百五十元，却在我迫切需要两元钱的时候那么吝啬？

幼师毕业后，我回中学母校看望班主任陶老师，顺便谢谢他。临别时提到他当年给我写的字条。哪知他连连摆手说不用谢不用谢，这根本不是他的功劳。那字条，是我母亲口述，他写的。

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我实在想象不出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是动了多大、多久的脑筋，才想出那样一番可以一下子说服我的话。

可以确定的是：我从没有真正理解过母亲。我后悔了。我想起过去的种种：夏夜的油灯下，母亲一边为我扇着风，一边打瞌睡；想起她每天凌晨五六点就起床为上学的我做早饭；想起当年去江油的前两天，她觉都没怎么睡，硬是赶完给我的一件新毛衣……

我想着有一天能带母亲去白塔旅游，一为弥补当年我的过错，再者，母亲也从来没有旅游过，也带她去领略一下白塔到底什么样。

我开始试着去消融横在我与母亲之间的那座塔。然而，正当我们母女关系日渐融洽时，母亲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送走母亲那天，我暗暗想，等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白塔，再讲给母亲听。

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年。前些天，应《百坡》杂志邀请，参加四月十五日举行的本土作家座谈会，地点就在白塔山——哦，不，现在叫大旺寺，白塔也已改名叫东坡塔。

仿佛是一个沉睡已久的梦被突然唤醒，我推掉了那天所有的安排，径直去了大旺山。

进山的道路两旁，杂树丛生，鸢尾花开，一些蝉已开始嚷嚷起来。没走多远，一座斑驳的十三层砖塔赫然屹立在眼前。

塔外观白色，始建于唐，毁于明，清咸丰年间重建。相传，苏东坡当年尚未及第，来此游赏，到白塔山下时，突然有五彩光环环绕白塔之巅，久久不散。东坡跪倒在地，顶礼膜拜。事后进京赴考，一举成名。苏轼返乡复来拜塔祭祀，同时修建“拜塔亭”，流芳千古。因有“东坡拜塔成名之处”之说，故后更名为东坡塔。拜塔亭内有“东坡拜塔亭碑”，也记载着这段建塔史实。

登上东坡塔，面向东方，目光尽处，是我的老家。

母亲，这里海拔八百米，距离眉山城区十五公里；距离老家土地乡三十公里；却不知距离你，还有多少公里。

过去读过短篇小说《秋雪湖之恋》，没有想到世上还真有个“秋雪湖”，这是一个多么有诗意的地方！

身在黄土高坡，虽对雪不陌生，却很难想象江南水乡芦苇遍地、秋风吹起、芦花飘荡是一种怎样的旷世美景。“排空雪簇丛芦曳，泻地霜铺一苇浮。”秋雪湖呀秋雪湖，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重阳节假期，在我的建议下，几个朋友带着家人一起去泰州，我想在秋季看看秋雪湖。

从长安到泰州，在导游的带领下，游玩了古寺庙宇、安定书院等，吃了泰州美食小吃蟹黄汤包、长江三鲜、中庄醉蟹、泰州干丝、泰兴白果、宣堡小馄饨、泰州三麻（麻油、麻糕、麻饼）、黄桥烧饼，我们还喝了梅兰春酒，色泽微黄，清澈透明，不浓不烈，平和顺口，香气幽雅，醇厚悠长。

导游是个小姑娘，二十出头，聪明干练、热情大方，以生在“国泰民安、富康之都”的泰安引以为豪，说起家乡头头是道，让我们叫她芦花。芦花姑娘多才多艺，唱起歌来很好听：“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追过山，追过水，花飞为了谁？”

秋季的秋雪湖是最美的。芦花姑娘带我们穿梭其中，如入白色的花海。听说以前的秋雪湖是徐圩与马港之间的一片滩涂湿地，叫徐马荒，因《秋雪湖之恋》而得名。导游介绍，秋雪湖总面积十点六八平方公里，区内有陆地两千亩、林地三千亩、荒滩水面四千亩、鱼池五千亩。现在已形成了休闲农业观光区、畜牧文化展示区、渔业科普示范区、花卉博览观赏区四大特色景观区，包括田园歌歌科技园、秋雪湖欢乐世界、花卉博览园三大主题景点及渔业生态园、绿园果蔬生态园等特色生态景点。芦花姑娘认真讲着，我的思绪却随着漫天芦花飞舞。

秋雪湖真是“水世界、苇海洋、林天地、鸟天堂”。天空湛蓝，空气清新，水域宽广，芦花似雪，秋风吹来，吹起层层涟漪，芦花摇曳多姿，充满诗情画意。漫步行舟，柳暗花明，宁静的水面上，偶尔看到鸟飞，几声鸟鸣，愈发显得安静。这里是养老修行的天堂，休闲度假的最佳选择，天然的诗意生活栖息地。我忍不住折一枝芦花，轻轻贴在沧桑的脸上，柔柔的，好似抚摸我受伤的心灵，我亲吻着，陶醉在一种美妙的畅想之中。秋风过后，芦花飘起，漫天飞舞，似花非花，洁白无瑕，宛若天使，降落人间，覆盖四野，飘飘洒洒，轻盈飞舞，婀娜多姿。芦花不似雪花胜似雪花，秋雪湖，江南的秋雪湖，上演着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画卷！芦花，用纯洁的心灵涤荡着我们心灵的尘埃，清新了宇宙，纯洁了人间。

“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芦花之美、芦花之恋，难以忘怀。风情万种的芦花，只有在慢城泰州，只有在秋雪湖才可以用心感受。秋雪湖自古为“江水、海水、淮水”三水交融之地，历史人文深厚，八百年前的南宋名将岳飞曾在此摆过“八卦阵”抗金，泰州早期共产党人据此从事过革命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被涂上浓重的农垦色彩，现在成了一处老百姓爱去的好地方。

“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我喃喃道。没有李后主“芦花深处泊孤舟”的悲感，没有画家林风眠《芦雁图》大雁的强劲，我只想

秋雪湖，一位导游姑娘叫芦花

杨广虎



做一名无忧无虑的“苇间居士”，慢慢走进芦花深处，奏响一曲田园牧歌。

我深陷秋雪湖无边无际的花海，不能自拔。

“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月明浑似雪，无处认渔家。”只有漂泊在外的游子才能感受到这种复杂的情怀。

“走吧！”导游芦花说，“心若安好，便是晴天，秋季这种美景人人难舍，却也伤情；累了就休息吧，换我来坚强。”

“呵呵，小姑娘还很坚强么。你有男朋友么？我给你介绍一个帅哥！”一位朋友问芦花姑娘。

“有了！早有了！”她爽朗地应答，“也是我们秋雪湖边上的，从小我们就是同学，他在南海海军陆战队当兵，保家卫国！”“哎呀！真了不起！”朋友竖起了大拇指。

“哎呀！我不小心泄密了。”小姑娘捂上脸。

“我们为你保密。”我说，“芦花白，芦花美，也祝福你们幸福！秋雪湖见证，芦花见证。”

凭海临风

柔弱的灯光

门赫

在我的床头，有一盏小小的台灯，它发出暖色的光，昏黄而黯淡，显得非常柔弱。夜深人静时，我经常一个人待在卧室里，凝视着小小的灯盏，不知不觉地陷入沉思。

那柔弱的灯光，既没有阳光的热烈锐利，又没有霓虹的斑斓活泼，在我看来，它却有着倔强的品格和顽强的意志。它小，但不怯懦；它弱，但不屈服。它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存在着，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把有价值的东西告诉人们。

对它来说，也许我的卧室太大了，它无力将光明送达每一个角落。可它似乎全然不顾这个现实，总是昂首挺起弱小的身躯，向黑暗发起挑战。我仿佛听见它在呐喊，它要打破这毫无生机的安静，它需要万马奔腾的气概来宣示自己的到来。我仿佛看到它在进攻，竭尽全力地去刺穿每一处障碍，就像尖刀刺进敌人的肌肤。此刻，我有点担心它的安危，生怕它会被黑暗吞噬。我试图用手罩住它，希望它及时退出战斗，但我是徒劳的。我可以感受到，它的内心正充满着战斗的激情，毫无退缩之意，硬是从我的手指缝里钻出来，把凌乱的光线投射到墙壁上，撕咬着、扭打着，和黑影拧作一团。同敌人战斗，它不感到孤独，也不感

到寂寞，这个敌人就是黑暗，黑暗最能兴奋它的神经，是黑暗，给了它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意义。在它眼里，黑暗不代表灭亡，而是新生的希望。与黑暗对阵，它看到的永远不是黯然的谢幕，而是即将到来的黎明。它因此一分一秒都不想错过，也不肯放松，只是不断地将光之利箭一支又一支深深地插入敌人的躯体。它双目犀利，死死地盯住敌人。敌人害怕了，心惊胆战、魂不附体，它洞穿了敌人，黑暗动摇了、退却了。光之所至，所向披靡，看似柔弱的灯光终于占据了上风，它照亮的每一处角落，洒下的每一个光点，都变成胜利者的微笑。

光是生命的。当我陷入困境时，我会凝视床头的那盏小小台灯，光淡黄而柔和，轻轻地落在我的身上、床上、地板和墙壁上，我懂得，它是在和我交流。它默默地告诉我，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坚强，什么叫信念信仰。它刺穿了黑暗，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茫茫心海，它如同一座不灭的灯塔，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如同熊熊的火炬，倔强地要去融化掉那座硕大无比的冰山。

再柔弱的它，也有感人的灵魂，撕咬着、扭打着，和黑影拧作一团。同敌人战斗，它不感到孤独，也不感

心香一瓣

罨底下的回忆

七月

不曾想五月送给我的礼物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母亲牵着我的小手时太阳散发出的迷人的味道

关于这种味道很多人说过那是属于孩子的记忆是纯真的孩子对母亲的永远的眷恋是永远年轻的母亲牵住我的手那一瞬间的嗅觉

我被罨底下的风轻柔地拥抱着我披着罨底下的阳光做的风衣数着石缝间那几株砂引草的白色花瓣儿

我分明看见还是那么年轻的母亲就坐在双石头下等我

我仿佛光着脚丫踏着微热的青石板扑向母亲……

我知道这是罨底下的阳光和山林间的风在这个天高云淡的时候拉过我的手伸向远方的母亲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千里之外的她一直听不清我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她却在接连不断地兀自回答着

暮春的雁翅

王爽

暮春的雁翅山风本该应和时节让自己变软只是无法摆脱沙的摩挲

春色阑珊夜的峰峦隐透白光倏然扑进我的视线夺走瞬间的气息静默着的肃然，于我却似无声地渐行渐近连山路间的灯盏都闪烁着急弱和恐惧的目光

人生第一次敬畏一座山像敬畏我淡然而冷峻的父亲岁月抹去了他曾留给我的那些凛冽的言语只留下他瘦削的身影在夜色无边的雁翅在风乍停的这一刻矗立在我的回忆里